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

廣博物志卷十九

明 董斯張 撰

人倫二 叔姪 兄弟 夫婦 戚屬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續漢書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

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存敎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曽父烹豕以存敎豈我居不卜隣敎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涕泣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晉書

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踰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亾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南齊書

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

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倒多如此北史以下兄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嚚亦當為弟若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勤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

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竝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
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
焉西京雜記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
為頼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頼川兄弟語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欲薦舉繇茂才刺史前曰
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公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矣吳志

孟顗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晉書

梁讜字伯言與弟熈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堂堂二中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十六國春秋

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常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

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琰之曾孫琰晉時為丹陽尹

南史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上

蕭光祿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

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僧佑門佑輒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嘆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竝賢之南齊書

沈懷文三子淡深冲冲仕為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南史

辛普明居貧與兄共處一帳

到溉字茂灌弟洽字茂沿皆有文才兼善玄理時人比

之二陸世祖甞贈詩云魏氏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
今兩到復似淩寒竹並上

裴之横不事產業兄之尚為狹被蔬食以激之之横曰
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百幅被梁書

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
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上

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頃廷尉高祖
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

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後魏書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北史

梁愔為從兄昱所重曰是兒我家文龍北齊書

盧潛與弟士邃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弟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上

北齊崔悛為侍中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拜授

時云兩鳳聯飛北史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上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意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論衡

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撾曰繆彤汝

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後漢書

李鴻字奉遜弟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耻門戶斷絶自分代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適記便飲鴆而死

李元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並上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别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會稽先賢傳

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東觀漢記

田煇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瘖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容共穿冗奪煇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醱神坐

類仰因語上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於下邳市會計共鬥伯武擊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投杖於地因還相尋問乃

親兄也風俗通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並上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欞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顔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搜神記

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其妻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為朱明寺吳地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宋書

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異苑

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南史

侯景之亂韋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注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上以下夫婦

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大涼改業

販麪又值大風債於棘津讐而不庸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

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願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君因

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令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

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吳越春秋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

居饑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嬉笑旁人覘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以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惶聽許說苑

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咢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躚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罵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

氣絕而不能興隣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顣怨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孔叢子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子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文喻誓為夫婦尋王道平從征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為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

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死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别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䰟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

再生還為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啟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為妻搜神記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別傳

初黄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

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邪對曰昌左足脚心有黒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後漢書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懐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搜神記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幽明錄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禄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風俗通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下

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後漢書

洛中一人失妻管輅令與擔豕人鬬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異苑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酉陽雜俎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也典論

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

其言矣幽明錄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為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述異記

鉅鹿有龎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内覩阿心悅

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説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内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内喚女出向所縳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龎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及入户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

有如此奇事夫精誠所感靈神為之冥著滅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遂擔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為妻焉廣記

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

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竒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具敎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移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

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為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塟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

早亾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為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亾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顔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

言泣涕而别上並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季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符子

石肇聘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啞謡趙書

李弇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

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

劉凝之 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企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水經注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史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閒來於是

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猶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續搜神記

劉𪩘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婚其友為娶王氏乃詰澗折蕪而去因名蘼蕪澗金陵故事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楊稱之為潘將軍北史

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

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旣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㬰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畀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

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法苑

珠林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處鈌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匃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將往責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

極最後託生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陁過
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牛羊田宅奴婢
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為勝瓶沙王有金犂千具彼婆羅
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有九百九十九具金犂
唯少一具其家有鑷最下之者其價猶值百千兩金有
六篳金粟一篳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年
無應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定燒

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
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徧觀見一梵
天臨當命絶即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敎即來託生
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顔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
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之甚懐
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絶其意覆自思惟世所耽
著惟有美色當為娉娶端正好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
欲為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

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言能為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言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壻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强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即為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

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啟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即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為說法

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付法藏經

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

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譬喻經以下戚屬

王僧孺被勑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推之當起漢代梁書

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踈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踈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

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上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晉書

謝藺安八世孫也父經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曽子之孝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南史

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上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國語

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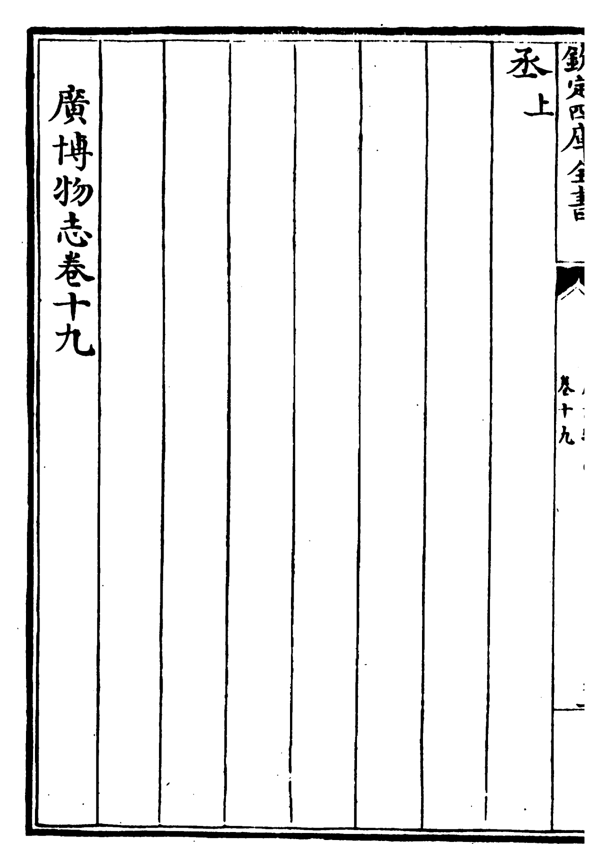
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王曰善孔叢子

晉劉弘牧荆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為襄陽守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荆州一州有十郡矣安得有十女壻乎晉書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厩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曲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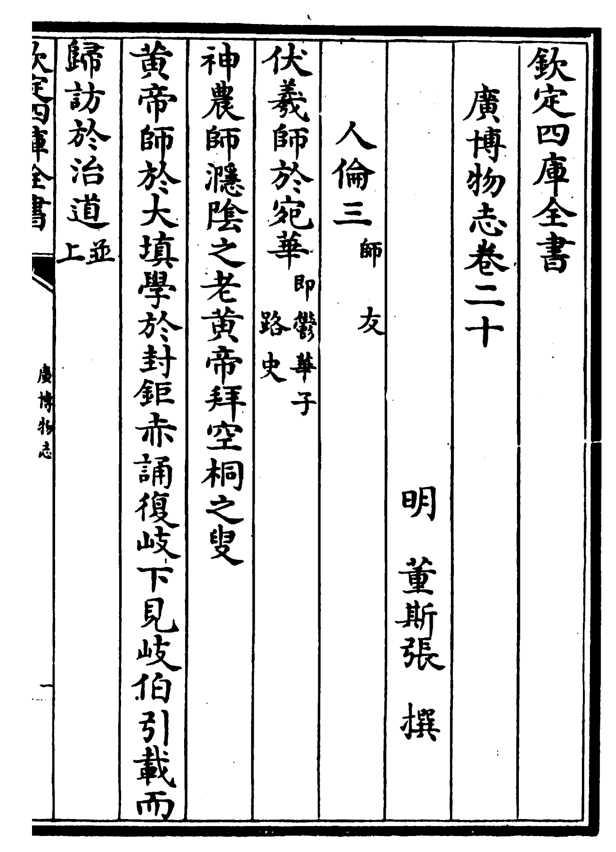
條景執其手曰吾卑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厩中有麒麟於是妻之十六國春秋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為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覷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覷宇之姿才豈終復為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符堅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



丞上

廣博物志卷十九



廣博物志卷二十

明 董斯張 撰

人倫三 師友

伏羲師於宛華 即鬱華子 路史

神農師濦陰之老黄帝拜空桐之叟

黄帝師於大塡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並上

顓頊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昇其聖淥以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綠新序晉紀作錄圖非

帝嚳致學栢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記言帝俈拜師牧德授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於牧德之臺授俈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秘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俈藏之鍾山北河紉經則言王子詣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遯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攷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嚳五符文于此山牧德之臺焉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沮洳

堯師於善綣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善綣即善卷尹中尹壽也

荀子等作君疇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臣也

舜師紀后紀國之君即箕后故栁黎云舜師箕后　拜蒲衣即披衣高士傳云披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遜以天下妄矣　親單卷即善卷並上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黄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

尼學乎老聃韓詩外傳

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呂氏春秋悉諸作悉老姓辨作悉清非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潛夫論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呂氏春秋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讒惡者

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說苑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尸子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回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

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

老恤孤不忘賔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賔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賔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

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

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凡在於室卑者之屨皆陳於戶外故雖後

至而不越焉往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大戴禮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　閔

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　言偃吳人字子游特習於禮以
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　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
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
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
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
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

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子遲　有若魯人字子有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為魯司冦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

治長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蒧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顔繇顔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顔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耻之顔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

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魯人字子魚　顏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寵衛人字子若　曹卹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

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白　奚蔵字子偕　公孫茲字子之　廉潔
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蔵
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産魯人　石處
字里之　薛邦字子從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子晳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顔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籍　公

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魯人　勾井彊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斂　施之常字子恒　申績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聲　顔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字子茂　漆雕侈魯人字子斂　懸成字子横　顔相字子襄上

仲尼素王以顔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論語摘輔象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

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論衡

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髙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呂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宫庭

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賔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烏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

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新序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韓詩外傳

子胥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越絕書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

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覽

揚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後漢書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

遂固辭 後漢書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自髡刖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絶上令陛下成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

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

范升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告坐繫

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傍大言曰范升二

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

舉弓射之又以戟叉政傷胸不退帝悟出升並上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

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

朱蓋漢紀

李固為梁兾所害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後漢書

竇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

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巳子而使聘娶焉

劉愷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侍御史景毅子䂓為膺門徒而未有牒録故不及譴毅曰謂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並上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脩文自終華陽國志

邴原師孫崧崧曰兖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

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游學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楊厚字仲桓門生三千人卒鄉人謚曰文父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魏志

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

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

如此上

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遊荆北時涉師門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推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零陵先賢傳

蕭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魏名臣奏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

方也笑林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魯國先賢傳

庾異行嘗與子弟樹籬跪而進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吾不忍為之王隱晉書

劉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

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南齊書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南史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

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
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至者
不可勝數而性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常有所教授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
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
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
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並上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顙頯如也重而不亢目爍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闞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

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仗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文中子

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上下友以

許由之友曰嚴僖路史

散宜生閎夭南宮适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
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為吏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
哉管子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
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
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
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莖

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

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上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

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申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釡黄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又不知公子晳將何之於是楚王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說苑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以養牛歸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

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張温自理表

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奉謁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內有獨見之

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會稽典錄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鷂而盟焉范子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

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韓非子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為上

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列士傳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閑心目足矣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並上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春秋後語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

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新序

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安期有勦絃之憤抱朴子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脱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内服貂蟬外衣麻枲内

廚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

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雜記

平陵吳敞在吳章門下後為王莽所殺莫敢收葬敞時

為司徒掾收其屍平陵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上

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

責之而去東觀漢記

郅惲縣令甲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

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

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
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
惲即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惲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
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
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
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後漢書
楊政詣楊虚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

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脇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刼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

廉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令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求去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

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恠其貌類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逺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彦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髙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

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
到人門外苞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
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
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
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

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名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為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元醉卧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吳詠嘗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

並上

高陵龐勃為郡小吏東平衛農為書生窮乏客鍜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為馮翊乃相報別七

八年累官為馮翊勃為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遂舉勃三輔決録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為

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風俗通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令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

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廨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别伯休後拜司隷薦

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鄙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上

杜喬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屍喪後漢書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

禮言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膺家錄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撫手嘆息上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為父齎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逆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崔瑗好士愛賓客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能改俸禄盡於賓饗東觀漢記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並上

王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茍交所友位雖微早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論衡

龎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荆州記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娱汝南先賢傳

昔邢高吕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

知之晚耳鄒子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志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志

卓愬嘗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愬言
其日當復至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愬至時賔
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愬至一坐盡
驚會稽典録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
名故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
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
塜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

枕樹廣記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常過德驢欲與共詣思遠許德驢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

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談極日

文士傳

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力救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詐為拯辭亦夷

三族門人費慈詣獄明寃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寃孟玖又殺之晉書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上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宋紀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風俗
記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南史

王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寔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上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滋官清約殷景仁劉湛並與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

嘗足道兒迯小字也 宋書

宋向栁與顔峻友善及峻貴栁尤貧素不推先之劇戒栁栁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栁為南唐郡以事繫獄請峻求救焉峻終不助之 南史

蔣貟義與人與晉陵薛彪之為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契陶後解紱結宇中茅仍請貟度嶺相就經典樂術常並論之 太平經

栁琮字伯騫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

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黄金一笥不如栁伯騫所識益部耆舊傳

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恊敬容居權軸賔客輻輳有故詣之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

栁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栁郎可為儀表

鮑正為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烏噪無處不逢鮑佐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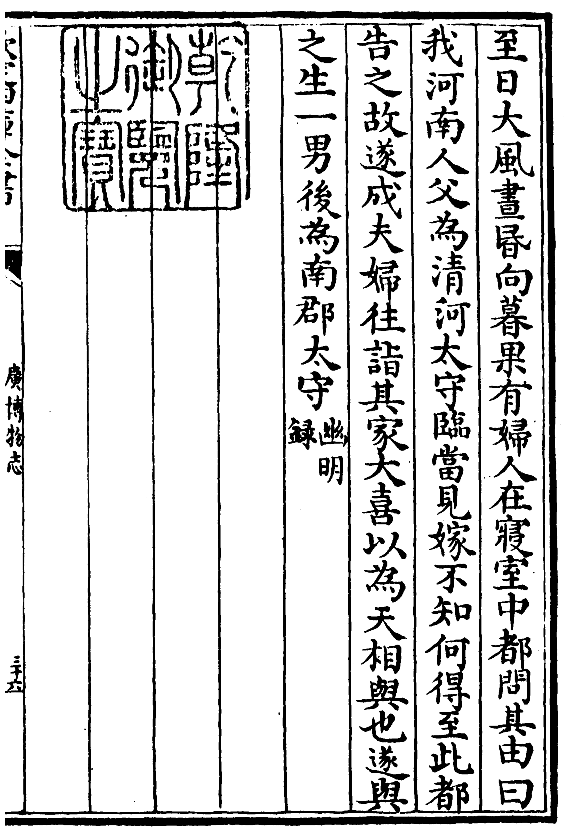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頴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北史

崔贍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交槩後東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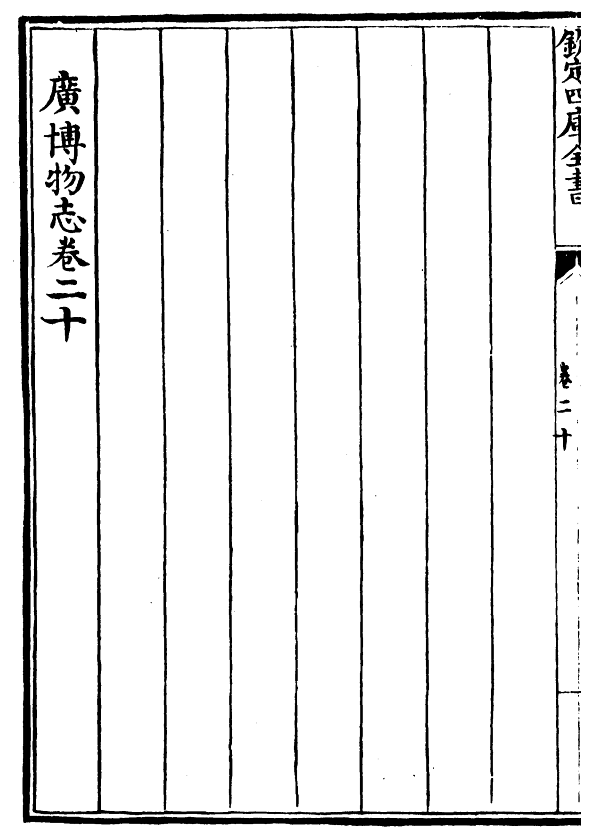
宋遊道與李奘定死交

冦儁字祖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交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閒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並上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



至日大風晝昬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幽明錄



廣博物志卷二十